

# 天山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

K294. 5

(W)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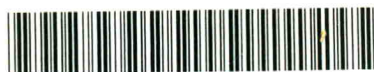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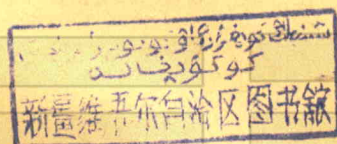
0080881

# 天山路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

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0881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乌鲁木齐

194426

## 內 容 提 要

新疆，是我們祖國西北美麗富饒的邊疆地區。這裡，土地遼闊，沃野千里，物產、資源豐富，風景優美。這裡，居住有十多個民族，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互助，合作友愛，親如兄弟，共同建設着和保衛着我們祖國這塊好地方。本書選輯的文章，都是介紹新疆山川風物和美麗如畫的社會主義新風光。有我國邊城伊寧市和在戈壁灘上建立起來的新城石河子建設新貌的介紹；有帕米爾高原、巴里坤草原、塔里木河兩岸、葡萄溝、察布查爾等農牧區的新貌介紹；有全國聞名的葡萄瓜果、著名的核桃介紹；有久負盛名的和田地毯和田玉及沙漠里的胡楊林、布倫托海的魚等山川景物的介紹。本書可供讀者了解今日新疆的嶄新的情況。

本書照片由新疆日報社供稿

## 目 次

|                |             |
|----------------|-------------|
| 天山路 .....      | 袁 鷹 ( 1 )   |
| 千年古道駛铁龙 .....  | 李般木 ( 7 )   |
| 無限深情話伊宁 .....  | 宋彥明 ( 19 )  |
| 石河子新城巡禮 .....  | 魯 南 ( 29 )  |
| 塔里木河兩岸 .....   | 談 風 ( 44 )  |
| 喀什庫爾干勝記 .....  | 戴德佩 ( 51 )  |
| 彩綫金針綉草原 .....  | 刘克勤 ( 57 )  |
| 在世界屋脊上 .....   | 宋政厚 ( 68 )  |
| 你好，察布查爾！ ..... | 欧 琳 ( 75 )  |
| 火焰山中葡萄溝 .....  | 权宽浮 ( 81 )  |
| 漫遊瓜果鄉 .....    | 談 風 ( 91 )  |
| 核桃之鄉漫步 .....   | 談 風 ( 98 )  |
| 在花毯的家鄉 .....   | 李 魂 ( 103 ) |
| 昆侖采玉 .....     | 梁鸣达 ( 113 ) |
| 塔里木養鹿場 .....   | 陈林格 ( 120 ) |
| 布倫托海散記 .....   | 韦英志 ( 131 ) |
| 千里胡楊林 .....    | 談 風 ( 137 ) |

# 天山路

袁 鹰

住在内地的人，对新疆大都有强烈的兴趣，遇到有谁从天山南北回来，总要兴致勃勃地攀谈一番。攀谈，也总是先问两件事：一是天气，二是道路。天气，是容易回答的。“有冷有热，冷的地方极冷，热的地方极热，以乌鲁木齐而论，同北京也相差不远。”这样一说，恐怕大致也差不离。但说到道路，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介绍得清楚的了。

新疆有各种各样的道路。上下两千年，纵横三千里，大大小小的路上，铺满了历史的风霜，记下了漫长的黯淡岁月。

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到两千年以前，我们会想到天山路是一条繁忙的纽带。在这条苍茫的大道上，驶过张骞的车骑，奔过班超的鞍马，从南道向西方运去一疋疋的丝绸，从北道为中土运来一捆捆的皮毛。天山路，在千百年前，就为祖国经济的繁荣默默地尽过力。你看：“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穆天子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天子命种之内地。”（《史记·大宛传》）“张骞由西域输入胡瓜于中国”，“张骞使西域还，始得葡萄种。”（《本草纲目》）

“西方以大蒜与小蒜兴。”（《尔雅翼》）“张骞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种以归”（《博物志》），“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葵。”（《广韵》）……这只是在植物这一项里举的少数例子。那时候，真是“殊方异物，四方而至”（《汉书·西域传》），又无一不是走的天山路。日影斜横，黄埃萧索，驼铃单调地摇晃，人们走着，走着，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多少双脚走遍天山南北的茫茫戈壁滩，踩出了一条条道路。这大大小小的路，正是千年百代的人前仆后继、战胜荒砂的战绩。究竟哪条路是哪个朝代的谁开的？恐怕大都无从查考了。反正年年代代，都会有新的路开拓出来。前人开路后人行，后人又为再后面的人开路。那些胼手胝足、开辟蒿莱的无名英雄们，岂不是永远值得后世子孙深深崇敬的吗？

然而，迢迢的天山路上，也曾经弥漫过无尽的哀伤。

漫天风雪里，一小队人马荷着戈，背着囊橐，踏上天山路。狂风呼啸，吞没了马嘶人语；四野茫茫，看不到半点人烟，感不到半点温暖。岑参在风雪里苦吟着：“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封建帝王穷兵黩武，驱使劳动人民的子弟踏上遥远的征途，在天山路上，演出一幕幕兄弟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人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发还戍边。”对这种不义的战争，人们是愤懑的。可是，满腹哀愁，何处去吐？满腔血泪，向谁倾诉？李益在月夜低唱：“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行路难，行路难啊！横笛呜咽地吹奏着，笛声凄凄切切地在戈壁滩上飘浮，飘进一座座营帐，飘落一行行眼泪。关山月，关





在天山路上

山月冷冷清清地照着空旷的大漠。望不见家乡，望不见来时的路……

荒凉沉悶的年代终于过去了，兄弟间血染黄沙的不幸岁月，也一去不返，滚滚的历史烟尘，无穷无尽的灾难，都一起消逝了。而今，灿烂的阳光，融化了天山群峯的积雪；溶溶的春水，欢乐地流进塔里木、准噶尔和吐鲁番辽阔的大地。“过去我们的家乡啊，黑暗又凄凉；现在我们的家乡啊，人旺牲畜也旺！……”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的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南北，开辟出一条又一条更广阔的新路！

天山路，成了祖国心脏通向边疆的大动脉，成了边疆十三个民族的人民走向北京的大道。天山脚下，有全国最长的铁路线。兰新铁路沿着祁连山西来，过红柳河，奔往新疆。象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它连气也不喘一口，就爬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跨过沟谷，踩过流沙，穿过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白杨河、大坂城一头钻进天山，来到乌鲁木齐，然后再奔过沙漠，淌过绵延二十公里终年渗水的泥沼地，最后要在阿拉山口完成自己漫长的旅程。这是一条历尽崎岖、千辛万苦的道路。它本身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百折不回、昂首前进的崇高形象。乘惯平原上舒坦列车的人们，请你到兰新路上来领略一下新的风光吧。列车过处，既不见青山绿水，也没有小桥渔舟；既不闻水稻和菜花香，也听不到鸡啼犬吠。它的两边，只有杳无人迹的戈壁滩，只有挺直的白杨和一簇簇的红柳。也许列车接连奔驰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色却丝毫未变。但是，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曾为这种壮阔、严峻的景象振奋么？难道这种豪迈、恢宏的气概，不正是你们企求和期待的么？这条漫漫长途，会告诉



你在人生的途程上，怎样去克服坎坷，怎样去迎接和战胜各种各样的障碍！

在石河子，我们走过生产兵团农场的那些林荫大道。在这儿，真能用得“大道直如发”那句古诗。可是它又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路。笔直的大道，被青色的屏风、绿色的帐幔重重叠叠地围护着，掩蔽着。而那些几十公里长、几十米宽的绿色长城，也就显得更加壮丽、更加威风凛凛了。这只是在平地上看的，若是在飞机上往下看呢？一定是一盘锦绣，整整齐齐而又花团锦簇。是的，人们在说到防沙林带，说到林荫大道的时候，惯常用“绣花”、“图案”等等美妙的词儿去形容它们，可是，你可曾想到这些图案，是怎样经过绣花人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来的呢？这些使人赞叹不已的道路，是怎样经过生产兵团战士们的手，一锹一镐地修建起来的呢？它们给战士的手上加上了茧子，给将军的头上增添了白发；它们也给几百万亩小麦和棉花带来壮实的生命和丰硕的收获，给一切过往行人带来兴奋和喜悦。试想：当你在戈壁滩上走了很久很久，嘴干了，脚酸了，身子困乏了，忽然，象一脚踏进花树缤纷的大花园似的，面前蓦地出现绵亘不尽的一片浓绿，浓绿中闪开一条乌黑发光的沥青路。这时候，这时候啊，怎不使你神清气爽，倦意全消？再一抬头，一排排白杨林象身高力大的战士，整齐严肃地站在公路两旁，手拉着手，肩靠着肩，什么风魔沙怪，简直休想动它一根毫毛！于是，崭新的印象给你崭新的概念：新疆的道路，再不是荒凉落寞、凄雾愁氛的征途，而是气势磅礴、直薄远方的大道。这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路，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在党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流血流汗开创出来的路，

是给人们以豁达的想象和壮阔的襟怀的路！

如果说石河子的林荫大道能使人心旷神怡，那么，果子沟的险峻山径就会使人心惊目眩。如果说那是烟波浩淼的长江大河，这就是萦迴湍急的清溪寒涧。果子沟的山路，扑朔迷离。满山满壑的野苹果的芳香使你沉醉，山谷里的小木屋使你恍如走进古老的童话世界，山顶的雪松使你惊叹为罕见的奇景……这些且不去说吧。不，也许你根本没有来得及去纵情浏览，因为你整个儿的心，全被这条山路本身吸引住了。它不象石河子的沥青大路那么宽广浑厚，但是气象万千，叫人应接不暇。虽是乌鲁木齐通向伊犁的唯一通道，却没有车水马龙的纷扰场面。只在三台有个小小车站，司机们在此歇歇脚，打个尖。此外，一路上便再听不到车声如雷、再见不到烟尘似雾了。说也奇怪，那些擦肩来去的大小车辆，一进入果子沟，好象听到一阵号令似的，顿时沉静起来。间或有一两声喇叭，就显得分外清脆，又分外遥远，于是你才似乎真的体会到“鸟鸣山更幽”那句诗的境界。果子沟的路，蜿蜒曲折，忽而绕上山巅，仿佛要踏入云霄；忽而又没入森林，仿佛已经到了尽头。眼看着重峦叠嶂扑面而来，不知车子将要往哪儿走，不料它只轻轻一拐，峯迴路转，前头又是一番新天地。走了一程，眼看又快到尽头了，你正在顾盼探索间，车子一转弯，又现出了绵延不尽的路……处处那么幽静，处处勃发着生机。就这样，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坡又一坡，你就在一路观赏不足的心情下，不知不觉地横渡了天山。果子沟的山路，使人永远不满足，永远不停滞，永远探索前程，使人认定目标，全神贯注，然后又战战兢兢地投出每一个脚步。

我们也曾经登上吐鲁番的火焰山。当年唐僧取经，据说经过这儿，又遇到过一场灾难。到西土取经的路好崎岖啊！但是，这位高僧和他的伙伴们还是坚毅地往前走，并没有停留，更没有倒退。站在火焰山顶，吐鲁番苍茫的大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你看这灰白色的长龙，分明是一条大路。戈壁滩的滚滚沙尘，就象大海里的狂涛，要把它卷没，把它吞噬。但是，长龙坚持向前走，冲破狂涛骇浪的重重包围，头也不回地直奔远方。乍一看来，好象是有点孤寂。仔细一想，它又何尝孤寂？近处绿洲上阡陌纵横，沟渠在汨汨地唱歌；远处绿洲隐约可见，正在等待它前去。正是这条大路，把这许多块大大小小的绿洲联结起来，把公社和公社之间、大队和大队之间联结起来，把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和北京联结起来，把吐鲁番和全世界联结起来。

你要问新疆的路么？

天山南北的路啊，是使人奋发、使人深思、使人毕生难忘的路！

一九六二年秋天，南京

# 千年古道駛鉄龍

李 般 木

火車啊！烏黑色的鉄龍，  
你使我常做着美麗的幻夢！  
哪一年你來到我的家門，  
給人們帶來錦繡的前程？

——新疆歌謠

初夏的晚上，花影搖曳，田野飄香。凭栏远眺，天山頂上  
一轮明月，銀光飛射，分外皎潔。天山象一位白髮蒼蒼的老  
人，神秘莊嚴地屹立在月光之下，仿佛傾听着時代前進的聲  
音，注視着世界的變化。我對着天山明月，觸景生情，思緒紛  
飛……

驀然，遠處傳來高亢清晰的一聲長鳴。

“啊！火車。”我心里說。聲音來自妖魔山。

‘妖魔山’，你知道嗎？從前，人們一提起它，便會毛骨  
悚然，不寒而慄！倒不是因為那里真有什麼妖魔鬼怪，而是因  
為那里曾經是盛世才和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人民的刑場。有多少

进步人士和无辜人民，在那里惨遭杀戮！现在人们提起妖魔山，却不禁喜形于色，啧啧称赞。倒不是人们忘记了那些惨痛的历史，而是因为妖魔山前已经改变了从前那种阴森森的景象，耸立着俯瞰全市的高大建筑——车站大楼。它象征着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宏伟的远景，奔放的思潮，使我激动不已。默默地面对着天山，心里想：天山啊！你千年万载，佇立天际，阅尽了人间沧桑，历遍了世道盛衰，你能不能告诉我，古往今来，有哪个朝代的人民，能象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用劳动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千百年来，新疆，无非是一片悲惨的景象。它的身旁，曾经是笼罩着愁云惨雾的古战场，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沙丘！在它的身上，有过沟通南北的崎岖小道，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只是驴蹄得得，驼铃嚙嚙，万般凄凉！夏天那样炎热，行路人无水可饮；冬季那样严寒，行路人无处投宿。不幸而遇上风暴，便被刮得无影无踪。白骨遍野，死亡相寻！尽管天山昼夜不停地用雪水滋润着大地，也无法解救人民脱离无尽的苦难。

它虽然有绿草如茵的牧场，有郁郁葱葱的森林，有花香荫浓的绿洲，有充国盈仓的粮棉，有丰硕美味的瓜果，有媲美江南的蚕桑……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属于劳动人民。他们的生活是食不饱腹，衣不遮身。

在瀚海戈壁中，有取之不尽的石油、煤矿。千百年来，它们深藏着，等待着财富的主人。可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却一直无人过问。

一九四九年，东方升起了人民的太阳，光芒四射，照得大地通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人民解放军千里跋涉，进入新疆，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赶走了外国豺狼。然后拿起铁镐、锄头，同人民并肩劳动，建设新疆。多少座高楼大厦，多少座工厂商场，多少座学校医院，象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了。同时兴修水利，大办农业，建筑公路，发展交通，使塞外改换了容颜，戈壁披上了新装；人民的生活水平，天天向上。

一切都这样美好，只是还缺一样，各族人民日夜盼望，把铁路修到新疆。

东起甘肃省西北部的乌鞘岭，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界的星星峡，是一段长约九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祁连山耸峙于南，合黎山屏障于北，中间是一条既宽又长的纵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走廊”。假如你旅行在这条道上，观赏一下它的景色，就会看到阡陌纵横、庄园连接的农村景象。而转眼间，你又会看到平展辽阔的草原。假如你想游览游览名胜古迹，可以挨次步入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样的汉代名城，还可以登临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看看日沉瀚海的壮丽景色，远望一条茫茫伸向无边的千年古道。

自从汉武帝（公元前一百四十年至八十七年）派张骞通西域（新疆古称西域）以来，河西走廊就成为我国内地和新疆交通的主要通路，成了我国通往中亚细亚的天然孔道。几千年来，它在东西方的物资、文化交流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相传我国养丝蚕的技术，是汉代经由西域传至欧洲的。我国的造纸技术，唐代（公元六百二十七年至九百零七年）由西域传至



欧洲。宋朝人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由商人通过西域传入欧洲。我国的瓷器也是在元朝由商人经西域贩往西欧的，因此，至今欧洲人仍称瓷器为“中国”。

自从十九世纪海运发展以来，这条内陆交通路线在国际交通上，就逐渐减少了它的重要性，然而在国内交通上却仍然要依靠它。在这条被人们称作金线吊葫芦般的道路上旅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唐代诗人岑参形容旅途艰难时写道：“马走碎石中，四蹄皆流血。”难怪从前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这样悲凉的民谣。修建一条铁路，把新疆和祖国内地连接起来，这是新疆和内地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在旧社会，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从清朝封建统治到国民党剥削压榨的这一段漫长时期中，交通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破败，更加荒凉冷落，而使行旅裹足了。

抗日战争时期，海运被日寇封锁，为了运输国际支援物资，国民党搜刮民财，强征民伕，顺着河西走廊，修了一条勉强可以行驶汽车的所谓“甘新公路”。公路并没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国民党的官吏却发了国难财，喂肥了自己。人民的愿望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才能实现！

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建国三周年和天兰铁路通车的时候，我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

“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多么有力的号召啊！它点燃了埋藏在各族人民心里的、改变西北交通落后面貌的炽烈火焰。随着领袖召唤的声音，各族各界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工地。他们中间有经历过南征北战

的解放军，有来自工厂、农村的工人和农民，有在旧社会颠沛流离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有解放以后才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有来自海外的侨胞，有来自边疆的兄弟民族。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那就是：迅速修通兰新铁路！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解放不久，技术条件比较差，整个线路的自然条件又是那样恶劣，要修通这条将近两千公里长的铁路，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有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意志与魄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这支铁路施工队伍的胜利前进。

请看横在他们面前的重重困难吧！

从兰州开始，就得在黄河上架起一座铁路桥樑，那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汹涌波涛，曾给施工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打通西进道路上的崇山峻岭，那坚硬的岩石就如凶恶的拦路虎；要稳定沙丘，穿过沙漠，那随风移动的流沙就成了不易制服的敌人。但有的时候，水、石、沙这三样东西，又成了施工中不易获得的宝贝。在百里没有人烟的草滩，为了取得这“三宝”，必须在工地周围几十里之外掘地层，挖深井，穷追冥搜，遍地寻觅。到了茫茫瀚海中，水，简直贵如生命。而一旦遇到暴风骤雨，洪水又如脱韁之马，到处狂奔，冲垮路基，阻挡工程进展，水又成为最大的灾难。

说到线路的地质情况，那就更复杂了。在土石方工程中，常常遇到比花岗岩还难对付的红胶土，铁镐挖下去，一镐一个白印印，用炸药爆破吧，一炮一个小坑坑。象这样的硬土是非常难以对付的。还有硬得象发面那样的盐渍土，人走在上面，

好象走在弹簧床上，越踏越软。如果火车走在上面，试想那将会怎样呢？更糟糕的是沼泽地带，假如你一不小心陷在泥沼里面，想拔出来是很难的。

这里的气候又多么特殊。在兰新路上很大一部分地区，树叶还没来得及变黄，大地就披上了银装。寒冷的气候往往妨碍着工程的进展。然而在这条线路上，每到炎热的夏天，古称“火洲”的吐鲁番，热风吹来，灼人皮肤。铁路工人们要在这里修铁路，其艰苦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说到这里的风，也是不同寻常的。有些地方常常有十二级以上的大风，如果碰上风雪交加的天气，那更是“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了。

然而，不管河有多宽，山有多高，地质有多复杂，环境有多艰苦；也不管风沙蔽天，冰雪复地，在共产党人面前，在革命人民面前，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有个革命的“传家宝”，既能革反动派的命，又能革大自然的命。这个“传家宝”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根据这条路线，党制定了依靠人民群众修铁路的政策方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政策方针一旦和群众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摧毁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困难。事实正是这样：这一支由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铁路施工队伍，在党的领导和培养教育下，有一种能够战胜任何困难的革命气概。他们在修建兰新铁路时曾唱过这样一首歌谣：

彩云作我被，

戈壁是我床，